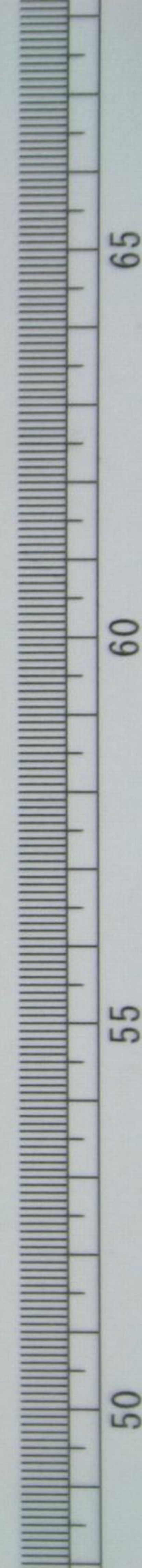


津田文庫
文庫 1
1521
25



龍威秘書四集

晉唐小說暢觀

第二冊

博異志

鄭還古

李泌傳

李蘩

仙吏傳

太上隱者

英雄傳

雍陶

劍俠傳

段成式

010190606428

年狀少麗依時樣粧飾以目仲躬仲躬凝睇之則紅袂
半掩其面微笑妖冶之姿出於世表仲躬神魂恍惚若
不支持然乃歎曰斯乃溺人之由也遂不顧而退後數
月炎旱此井亦不減忽一日水頓竭清旦有一人扣門
云敬元頴請謁仲躬命入乃井中所見者衣緋綠之衣
其製飾鉛粉悉時製耳仲躬與坐而訊之曰卿何以殺
人元頴曰妾實非殺人者此井有毒龍自漢朝絳侯居
於茲遂穿此井洛城內有五毒龍斯其一也緣與太一
左右侍龍相得每相蒙蔽天命追徵多託故不赴集役

而好食人血自漢已來已殺三千七百人矣而水不曾
耗涸某乃國初方墮於井遂爲龍所驅使爲妖惑以誘
人用供龍所食其於辛苦情所非願昨爲太一使者交
替天下龍神盡須集駕昨夜子時已朝太一矣兼爲河
南旱被勘責三數日方迴今井內已無水君子誠能命
匠淘之則獲脫斯難矣若然願終君子一生奉養世間
之事無所不致言訖便失所在仲躬當時命匠令一信
者與匠同入井中但見異物卽令收之至底無別物唯
獲古銅鏡一枚面濶七寸八分仲躬令洗淨貯匣中焚

香以潔之斯乃敬元穎者也一更後忽見元穎自門而入直造燭前設拜謂仲躬曰謝以生成之恩照濁泥之下其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之第七者也其鑄時皆以日月爲大小之差元穎則七月七日午時鑄者也貞觀中爲許敬宗婢蘭君所墮以此井水深兼毒龍氣所苦人者悶絕而不可取遂爲毒龍所役幸遇君子正直者乃獲重見人間爾然明晨內望君子移出此宅仲躬曰某以用錢儻居今移出何以取措足之所元穎曰但請君子飾裝一無憂也言訖再拜云自此去不復見形矣

仲躬遽留之問曰汝安得有紅綠脂粉之麗狀以誘女子小兒也對曰某變化無常各以所悅百方謀策以供龍用言訖卽無所見明晨忽有牙人扣戶兼領宅主來謁仲躬便請仲躬移居夫役並足到齋時便到立德坊一宅中其大小價數一如清化者其牙人云價直契書一無遺闕並交割訖後三日會清化宅井無故自崩兼延及堂隍東廂一時陷地仲躬後文戰累勝爲大官所有要事未嘗不如移宅之績効也其鏡背有二十八字皆科斗書以今文推而寫之曰維晉新公二年七月一

日午時於昌陽山前白龍潭鑄成此鏡千年在世於皆
上環書一字管天文一宿依方列之則左有日而右有
月龜龍虎雀並依方安焉於鼻州題曰夷則之鏡

許漢陽

漢陽名商本汝南人也貞元中舟行於洪饒間日暮洪
波急尋小浦濡入不覺行三四里到一湖中雖廣而水
纔三二尺又北行一里許見湖岸竹樹森茂乃投以泊
舟漸近見亭宇甚盛有二青衣雙鬟若鵝素面如玉迎
舟而笑漢陽訝之而人以游詞又大笑返走八宅漢陽

東帶上岸衣謁未行三數步青衣延入內廳揖坐云女
郎等易服次須與青衣命漢陽入中門見滿庭皆一大
池池中荷菱芬芳四岸砌如碧玉作兩道虹橋以通南
北北有大閣上堦見白金書曰夜日宮四面奇花異木
森聳連雲青衣引上閣一層又有青衣六七人見漢陽
列拜又引上二層方見女郎六七人目未嘗覩相拜問
來由漢陽具述不意至此女郎揖坐云客中止一宵亦
有少酒願追歡揖坐訖青衣具飲食所用皆非人間見
皆食訖命酒其中有一樹高數丈餘幹如梧桐葉似芭

蕉有紅花滿樹未吐大如斗盞正對飲所一女郎執酒相揖一青衣捧一鳥如鸚鵡置飲前闌干上叫一聲而樹上花一時開芳香襲人每花中有美人長尺餘婉麗之姿掣曳之服各稱其質諸樂絃管盡備其人再拜女郎舉酒眾樂具作蕭蕭泠泠杳入神仙纔一巡此夕月色復明女郎所論皆非人間事漢陽所不測時因漢陽以人間事雜之則女郎亦無所酬答歡飲至二更筵宴已畢其樹花片片落池中人亦落便失所在一女郎取一卷文書以示漢陽覽之乃江海賦女郎令漢陽讀之

遂爲讀一遍女郎請又自讀一遍命青衣收之一女郎謂諸女郎兼白漢陽曰有感懷一章欲誦之諸女郎及漢陽曰善乃吟曰海門連洞庭每去三千里十載一歸來辛苦瀟湘水女郎命青衣取諸卷兼筆硯請漢陽與錄之漢陽展卷皆金花之素上以銀字批之卷大如拱斗已半卷書過矣觀其筆乃白玉爲管硯乃碧玉以頗黎爲匣硯中皆研銀水寫畢令以漢陽之名押之展向前見數首皆有人名押署有名仲方者有名巫者有名朝陽者而不見其姓女郎遂收索卷漢陽曰有一篇欲

奉和擬繼此可乎女郎曰不可此卷每歸呈父母兄弟
不欲雜爾漢陽曰適以弊名押署復可乎曰事別非君
子所論四更已來命悉收拾揮霍次二青衣曰郎可歸
舟矣漢陽乃起諸女郎曰欣此旅泊接奉不得鄭重耳
恨恨而別歸舟忽大風雲色陡暗寸步黯黑至平明觀
夜來飲所乃空林樹而已漢陽解纜行至昨晚澗口江
岸人家見十數人似有非常因泊舟而訊人曰澗口溺
殺四人至二更後却撈出三人已卒其一人雖似活而
若醉有巫女以楊柳水灑拂禁咒久之乃言曰昨夜海

龍王諸女及姨姊妹六七八人歸過洞庭宵宴於此處取
我輩四人作酒緣客少不多飲所以我却得來漢陽異
之乃問曰客者謂誰曰一措大耳不記姓名又云青衣
言諸小娘子苦愛人間文字不可得常欲請一措大文
字而無由又問今在何處已發舟也漢陽乃念昨宵之
事及感懷之什皆可驗也漢陽默然而歸舟覺腹中不
安乃吐出鮮血數升方知悉以人血爲酒爾三日方平

王昌齡

開元中琅邪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風

便而舟人云貴賤至此皆合謁廟以禱風水之安昌齡不能駐亦先有禱神之備見舟人言乃命使贖酒脯紙馬獻于大王兼有一量草履子上大王夫人而以一首詩令使者至彼而禱之詩曰青驄一疋崑崙牽奉上大正不取錢直爲猛風波裏驟莫怪昌齡不下船讀畢而過常市草履于時兼市金錯刀子一副貯在履子內至禱神時忘取之誤并履子將往使者亦不曉焉昌齡至前程偶覓錯刀子方知誤并將神廟所矣又行數里忽有赤鯉魚長可三尺躍入昌齡舟中昌齡笑曰自來之

味呼侍者烹之既剖腹得金錯刀子宛是誤送廟中者昌齡歎息曰鬼神之情亦昭然常聞葛仙公命魚送書占詩有剖鯉得素書今日亦頗同

張竭忠

天寶中河南緱氏縣東太子陵仙鶴觀常有道士七十餘人皆精專修習法籙齋戒皆全有不專者自不之住矣常每年九月三日夜有一道士得仙已有舊例至且則異姓名申報以爲常其中道士每年到其夜皆不扁戶各自獨行以求上昇之應後張竭忠攝緱氏令不信

至時乃令二勇者以兵器潛覘之初無所覩至三更後見一黑虎入觀來須臾銜出一道士二人遂射不中奔棄道士而往至明並無入得仙具以此白竭忠竭忠申府請弓矢大獵於太子陵東石亢中格殺數虎或金簡玉籙浪冠帔或人之髮骨甚多斯皆謂每年得仙道士也自後仙鶴觀中卽漸無道士今並休廢爲守陵使所居也

崔元微

天寶中處士崔元微洛苑東有宅耽道餌尤茯苓三十

載因藥盡領僮僕入嵩山採之採畢方迴宅中無人蒿萊滿院時春季夜間風月清朗不睡獨處一院家人無故輒不到三更後忽有一青衣人云君在院中耶今欲與一兩女伴過至上東門表姨處暫借此歇可乎元微許之須臾乃有十餘人青衣引人有綠裳者前曰某姓楊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緋衣小女曰姓石名醋醋各有侍女輩元微相見畢乃命坐於月下問出行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數日云欲求相看不得今夕衆往看之坐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也坐皆驚

喜出迎楊氏云主人甚賢只此從容不惡諸處亦未勝
於此也元微又出見封氏言詞泠泠有林下風氣遂揖
人坐色皆殊絕滿座芳香醇醇襲人處士命酒各歌以
送之元微志其二焉有紅裳人與白衣送酒歌曰皎潔
玉顏勝白雪况乃當年對芳月沉吟不敢怨春風自歎
容華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絳衣披拂露盈盈淡
染胭脂一朶輕自恨紅顏留不任莫怨春風道薄情至
十八姨持盞性輕佻翻酒污醅醅衣裳醅醅怒曰諸人
卽奉求余不奉求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子弄酒皆

起至門外別十八姨南去諸女西入苑中而別元微亦
不之異明夜又來云欲往十八姨處醅醅怒曰何用更
去封姬舍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醅醅又言曰諸女
伴皆住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安常求十八
姨相庇昨醅醅不能依迴應難取力處士儻不阻見庇
亦有微報耳元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諸女醅醅曰但處
士每歲歲日與作一朱幡上圖日月五星之文於苑東
立之則免難矣今歲已過但請至此月二十有一日平
旦微有東風則立之庶免於患也元微許之乃齊聲曰

何異志
不敢忘德拜謝而去。元微於月中隨而送之，踰苑墻，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東風刮地，自洛南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花不動。元微乃悟，諸女曰：姓楊、李、陶，及衣服顏色之異，皆眾花之精也。緋衣名醋，醋卽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後數夜，楊氏輩復來，媿謝，各裹桃李花數斗，勸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願長於此，住衛護某等，亦可致長生。至元和初，元微猶在，可稱年三十許。人言此事於時，人得不信也。

陰隱客

神龍元年，房州竹山縣陰隱客家富，莊後穿井，二年已濟一千餘尺而無水。隱客穿鑿之志不輟，二年外一月餘，工人忽聞地中雞犬鳥雀聲，更鑿數尺，傍通一石穴。工人乃入穴探之，初數十步無所見，但捫壁而傍行，俄轉有如日月之光，遂下其穴，下連一山峯，工人乃下於山，正立而視，乃別一天地，日月世界，其山傍向萬仞，千巖萬壑，莫非靈景，石盡碧琉璃色。每巖壑中皆有金銀官闕，有大樹身如竹，有節葉如芭蕉，又有紫花如盤，五色蛺蝶翅大如扇，翔舞花間，五色鳥大如鶴，翔翔乎樹

杉每巖中有清泉一眼色如鏡白泉一眼白如乳工人漸下至宮闕所欲入詢問行至闕前見牌上署曰天桂山宮以銀字書之門兩閣內各有一人驚出各長五尺餘童顏如玉衣服輕細如白霧綠煙絳唇皓齒鬢髮如青絲首冠金冠而跣足顧謂工人曰汝胡爲至此工人具陳本未言未畢門中有數十人出云怪有昏濁氣令責守門者二人惶懼而言曰有外界工人不意而到詢問次所以未奏須臾有緋衣一人傳勅曰勅門吏禮而遣之工人拜謝未畢門人曰汝已至此何不求遊覽畢

而返工人曰向者未敢僥賜從容乞乘便而言之門人遂通一玉簡入旋而玉簡却出門人執之引工人行至清泉眼令洗浴及澣衣服又至白泉眼令與漱之味如乳甘美甚連飲數掬似醉而飽遂爲門人引下山每至宮闕只得於門外而不許入如是經行半日至山趾有一國城皆是金銀珉玉爲宮室城樓以玉字題云梯仙國工人詢曰此國何如門人曰此皆諸仙初得仙者關送此國修行七十萬日然後得至諸天或玉京蓬萊崑閩姑射然方得仙官職位主籙主符主印主衣飛行自

在工人曰既是仙國何在吾國之下界門人曰吾此國是下界之上仙國也汝國之上還有仙國如吾國亦曰梯仙國一無所異言畢謂工人曰卿可歸矣遂却上山聿尋來路又令飲白泉數掬欲至山頂求來穴門人曰汝來此雖頃刻已人間數十年却出舊穴應不可矣待吾奏請通天關鑰匙送卿歸工人拜謝須臾門人携金印及玉簡又引工人別路而上至一大門勢侔樓閣門有數人俯伏而候門人示金印讀玉簡劃然開門門人引工人上纔入門爲風雲擁而去因無所覩唯聞門人

云好去爲吾致意於赤城真伯須臾雲開已在房州北三十里孤星山頂洞中出後而詢陰隱客家時人云已三四世矣開井之由皆不能知工人自尋其路惟見一巨坑乃崩井之所爲也時貞元七年工人尋覓家人了不知處自後不樂人間遂不食五穀信足而行數年後有人於劍閣雞冠山側近逢之後莫知所在

岑文本

貞觀中文本下朝多於山亭避暑日午時寐初覺忽有叩山亭院門者藥監報三上清童子元寶特此奏奉文

本性素慕道東帶命入乃年二十已下道士儀質爽邁
衣服纖異冠淺青圓角冠衣淺青圓角帔履淺青圓頭
履衣服輕細如霧非齊絲魯縞之比文本與語乃曰僕
上清童子自漢朝而果成本生於吳已得不凝滯之道
遂爲吳王進入見漢帝有事擁遏教化不得者無不相
問僕常與方圓行下皆得通暢由是自文武二帝迄至
哀帝皆相眷王莽作亂方出外方所在皆沐人憐愛自
漢成帝遂厭人間乃尸解而去或秦或楚不常厥居聞
公好道故此相謁耳文本詰以漢魏宋齊梁間君王社

移之事了了如目覩因言史傳間屈者虛者亦甚多文
本曰吾人冠帔何制度之異對曰夫道在於方圓之中
僕外服圓而心方正相時之儀也又問曰衣服皆輕細
何土所出對曰此是上清五銖服又問曰比聞六銖者
天人衣何五銖之異對曰尤細者則五銖也談論不覺
日晚乃別去纔出門而忽不見文本知是異人乃每下
朝卽令伺之到則談論移時后令人潛送詣其所止出
山亭門東行數步於院墻下僂然不見文本命工力掘
之三尺至一古墓墓中了無餘物唯得古錢一枚文本

方悟上清童子是青銅名元寶錢之文也外圓心方錢之狀也青衣銅衣也五銖服亦錢之文也漢時生於吳是漢朝鑄五銖錢於吳王也文本雖知之而錢帛日盛至中書令十餘金忽失古錢所在文本遂薨

沈亞之

沈亞之以記室從隴西公調軍涇州昔見隴西公言少從邢鳳游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居長安平康里南以錢百萬質故豪洞門曲房之第卽其寢而晝假夢一美人自西楹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爲古粧而高鬟長眉

衣方領繡帶破廣袖之襦鳳大悅問麗人何自而臨我哉美人笑曰此妾家也而君客于妾宇下焉有所自鳳曰願示其書目美人曰妾好詩而常綴此鳳曰麗人幸少留得賜觀覽於人美人授詩坐西床鳳發卷視其首篇題之曰春陽曲終四句其後他篇皆數十句美人曰君必欲傳之無令過一篇鳳卽起從東廡下几上取彩牋傳春陽之曲其詞曰長安少女踏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幃空度九秋霜鳳吟卒請曰何謂弓彎曰妾昔年父母教妾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張

袖舞數拍爲弓彎之狀以示鳳旣罷美人低然良久却
辭去鳳曰願復少從容須臾間竟去鳳亦旋覺昏然忘
有所記鳳更衣卽於懷袖中得其詞驚視方省所夢時
貞元中也又吳興姚合謂亞之曰吾友王炎云元和初
夕夢遊吳侍吳王久之聞宮中出輦鳴簫擊鼓言葬西
施王悲悼不止立詔詞客作挽歌炎遂應教作西施挽
歌其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工起珠帳擇土
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堦春風無處所悽恨不
勝懷進詞王甚嘉之及寤能記其實炎太原人也

劉方元

山人劉方元自漢南抵巴陵夜宿江岸古館廳西有巴
離隔之又有一廳常局鎖云多有怪物使客不安已十
數年不開矣中間爲廳廊崩摧州司完葺至新淨而無
人敢入其夜方元都不知之至二更後見月色滿庭江
山清寂唯聞廳西有家口語言嘯咏之聲殆不多辨唯
一老青衣語聲稍重而帶秦音者言曰往年阿郎貶官
時令老身常騎偏面騮抱阿荆郎阿荆郎嬌不肯穩坐
或偏于左或偏于右墜損老身左膊至今天欲陰使我

患酸疼焉。今又發矣。明日必大雨。如今阿荆郎官高也。不知知有老身無復聞相應答者。俄而有歌者。歌音清細若曳緒之不絕。復吟詩者。吟聲切切如含酸和淚之詞。幽咽良久亦不可辨其文而無所記錄也。久而老青衣又云。昔日阿荆郎愛念青青河畔草。今亦頗謂綿綿思遠道也。僅四更方不聞其聲。明旦果大雨。呼館吏訊之。吏云。此西廳空更無人方敘。此中賓客不曾敢入之。田方元固請開院視之。則秋草滿地蒼苔沒堦。中院之西則連山林無人迹也。啓其廳廳則新淨了無所有。唯前間東面柱上有詩一首。墨色甚新。其詞曰。那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迴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爲灰不堪着。視其書則鬼之詩也。館吏云。此廳成來不曾有人居。亦先無此題詩處。乃知夜來人也。復以此訪於人。終不能知其來由。

馬侍中

馬燧貧賤時。寓遊北京。謁府主不見。而返乃寄居於園。吏吏曰。莫欲謁護戎否。若謁卽須先言。當爲其岐路耳。護戎諱數字而甚切。君當在意。若犯之無逃其死也。然

若幸愜之則所益與諸人不同慎勿貽投也某乃護戎
先乳母子得以詳悉而輒贊君子焉燧信與疑半明晨
入謁護戎果犯諱庭叱而出畏懼之色見園吏吏曰是
必呼護戎耳燧問計求脫園吏曰君子兵我而恟惶如
是然敗則死不得瀆我也遂匿燧於糞車中載出郭而
逃于時護戎果索燧一報不獲散鉄騎者每門十人燧
狼忙竄六十餘里日暮度不出境求蔽于逃民敗室中
尙未安聞車馬蹄歎聲人相議言能更三二十里否果
護戎之使也俄聞勢漸遠稍安焉未復常息又聞有悉

窳人行聲燧危懼次忽於戶牖見一女人衣布衣身形
絕長手堆一糶冒馬燧在此否燧默不敢對又曰大驚
怕否胡二姊知君在此故來安慰無至憂疑也燧乃應
唯而出胡二姊曰大厄然已過尙有餘恐爾君固餒我
食汝乃解所攜糶有熟肉一甌胡餅數枚燧食甚飽却
令於舊處更不可動胡二姊以灰數斗於燧前地上橫
布一道以授之言曰今夜半有異物相恐劫輒不得動
過此厄後勳貴無雙言畢而去近夜半有物閃閃照人
漸近戶牖間見一物長丈餘乃夜叉也赤髮蝟奮金牙

鋒鑠臂曲癭木甲犴獸爪衣豹皮襠携短兵直入室來
獐目電燧吐火噴血跳躑哮吼鐵石消鑠燧之惴慄殆
喪魄亡精矣然此物終不敢越胡二姊所布之灰久之
物乃撤一門扉藉而熟寢俄又聞車馬來聲有人相謂
曰此乃逃人之室不妨馬生匿於此乎時數人持兵器
下馬入來衝踏夜叉夜叉奮起大吼數聲裂人馬噉食
血肉殆盡夜叉食既飽徐步而去四更東方月上燧覺
寂靜乃出而去見人馬骨肉狼籍燧乃獲免後立大勳
官爵宮崇詢訪胡二姊之由竟不能得思報不及每春

秋祠饗別置胡二姊一座列於廟左

唐人小史中多造奇艷事為傳志自是一代不情
非後世可及然性深幽渺無如諾臯博異二種此
其厥體中韓昌黎杰長吉也顧元慶跋

李泌傳

唐李縈讓

李泌字長源，趙郡中山人也。六代祖弼，唐太師。父承休，唐吳房令，休娶汝南周氏。初周氏尚幼，有異僧僧伽泗上來見而奇之，且曰：「此女後當歸李氏而生三子，其最小者，慎勿以紫衣衣之，當起家金紫，為帝王師。」及周氏既娠，泌凡三周年方寤而生。泌生而髮至於眉，先是周每產必累日困憊，唯媿泌獨無恙。由是小字為順。泌幼而聰敏，書一覽必能誦。六七歲學屬文，開元十六年元

宗御樓大酺夜於樓下置高座召三教講論泌姑子員
俶年九歲潛求姑備儒服夜昇高座詞辨鋒起譚者皆
屈元宗奇之召入樓中問姓名乃曰半千之孫宜其若
是因問外更有奇童如兒者乎對曰舅子順年七歲能
賦敏捷問其宅居所在命中人潛伺於門抱之以入戒
勿令其家知元宗方與張說觀碁中人抱泌至俶與劉
晏偕在帝側及元宗見泌謂說曰後來者與前兒絕殊
儀狀真國器也說曰誠然遂命說試爲詩卽令詠方圓
動靜泌曰願聞其狀說應曰方如碁局圓如碁子動如

碁生靜如碁死說以其幼仍教之曰但可以意虛作不
得更實道碁字泌曰隨意卽甚易耳元宗笑曰精神全
大於身泌乃言曰方如行義圓如用智動如逞才靜如
遂意說因賀曰聖代嘉瑞也元宗大悅抱於懷撫其頭
命果餌啗之遂送忠王院兩月方歸仍賜衣物及綵數
十且諭其家曰年小恐於兒有損未能與官當善視之
乃國器也由是張說邀至其宅令其子均培相與若師
友情義甚狎張九齡賀知章張庭珪韋虛心一見皆傾
心愛重賀知章嘗曰此穉子目如秋水必當拜卿相張

說曰。昨者上欲官之。某言未可。蓋惜之。待其成器耳。當其爲兒童時。身輕能於屏風上立。薰籠上行。道者云。年十五。必白日昇天。父母保惜。親族憐愛。聞之。皆若有甚厄也。一旦空中有異香之氣。及音樂之聲。李公之血屬。必迎罵之。至其年八月十五日。笙歌在室。時有綵雲掛於庭樹。李公之親愛。乃多搗蒜。壅至數斛。伺其異音。奇香至。潛令人登屋。以巨杓。颺濃蒜。潑之。香樂遂散。自此更不復至。後二年。賦長歌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

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氣是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詩成傳寫之者。莫不稱賞。張九齡見獨誠之曰。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韜晦。斯盡善矣。藏器於身。古人所重。况童子耶。但當爲詩以賞風景。詠古賢。勿自揚已爲妙。泌泣謝之。爾後爲文。不復自言九齡。尤喜其有心。言前途不可量也。又嘗以直言規諷九齡。九齡感之。遂呼爲小友。九齡出荊州。邀至郡。經年就於東都。肄業。遂遊衡山。嵩山。因遇神仙桓真人。羨門子安期先生。降之羽車。幢節。流

雲神光照灼山谷將曙乃去仍授以長生羽化服餌之道且戒之曰太上有命以國祚中危朝廷多難宜以文武之道佐佑人主功及生靈然後可登真脫屣耳自是多絕粒咽氣修黃光谷神之要及歸京師寧王延於第玉真公主以弟呼之特加敬異常賦詩必播於王公樂章及丁父憂絕食柴毀服闋復遊嵩華終南不顧名祿天寶十載元宗訪名入內獻明堂九鼎議應制作皇唐聖祚文多講道談經肅宗爲太子勅與太子諸王爲布衣交爲楊國忠所忌以其所作感遇詩諂議時政構而

陷之詔於斬春郡安置天寶十二載母周亡歸家太子諸王皆使弔祭尋祿山陷潼關元宗肅宗分道巡狩泌嘗竊賦詩有匡復意虢王巨爲河洛節度使使人求泌於嵩少間會肅宗手札至虢王備車馬送至靈武肅宗延於臥內動靜顧問規畫大計遂復兩都泌與上寢則對榻出則聯鑣代宗時爲廣平王領天下兵馬元帥詔授侍謀軍國天下兵馬元帥府行軍長史判行軍事仍於禁中安置崔圓房琯自蜀至冊肅宗爲皇帝并賜泌手詔衣馬枕被等旣立大功而幸臣李輔國害其能將

不利之因表乞遊衡岳優詔許之給以三品祿俸山居累年夜爲寇所害投之深谷中及明乃攀緣他徑而出爲稿葉所藉畧無所損初肅宗之在靈武也常憂諸將李郭等皆已爲三公宰相崇重旣極慮收復後無以復爲賞也泌對曰前代爵以報功官以任能自堯舜以至三代皆所不易今收復後若賞以茅土不過二三百戶一小州豈難制乎肅宗曰甚善因曰若臣之所願則特與他人異肅宗曰何也泌曰臣絕粒無家祿位與茅土皆非所欲爲陛下帷幄運籌收京師後但枕天子膝睡

一覺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肅宗大笑及南幸扶風每頓必令泌領元帥兵先發清行宮收管鑰奏報然後肅宗至至保定郡泌稍懈先於本院寐肅宗來入院不令人驚之登床捧泌首置於膝良久方覺上曰天子膝已枕矣尅復之期當在何時可促償之泌遽起謝恩肅宗持之不許因對曰是行也以臣觀之假九廟之靈乘一人之威當如郡名必保定矣旣達扶風旬日而西域河隴之師皆會江淮庸調亦相繼而至肅宗大悅又肅宗嘗夜坐召穎王等三弟同於地爐蜀毯

上食以泌多絕粒肅宗每自爲燒二梨以賜泌時穎王
恃恩固求肅宗不與曰汝飽食肉先生絕粒何乃爭此
耶穎王曰臣等試大家心何乃偏耶不然三弟止乞一
顆肅宗亦不許別命他菓以賜之王等又曰臣等以大
家自燒故乞他菓何用因曰先生恩渥如此臣等請聯
句以爲他年故事穎王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其
次信王曰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其次益王曰不食
千鍾粟唯餐兩顆梨旣而三王請成之肅宗因曰天生
此間氣助我化無爲泌起謝肅宗又不許曰汝之入山

也棲遁幽林不交人事居內也密謀匡救動合元機社
稷之鎮也泌恩渥隆異故元載輔國之輩嫉之若仇代
宗卽位累有頒賜中使旁午於道別號天柱峯中岳先
生賜朝天玉簡已而微入翰林元載奏以朝散大夫檢
校秘書少監爲江西觀察判官載伏誅追復京師又爲
常衮所嫉除楚州刺史未行改豐朗二州團練使兼御
史中丞又改授杭州所至稱理興元初徵赴行在遷左
散騎常侍尋除陝府長史先陝虢防禦使陳許戍卒三
千自京西逃歸至陝州界泌潛師險隘盡破之又開三

李汝傳
門陸運一十八里漕米無砥柱之患大濟京師二年六月就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加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封鄴侯時順宗在春官妃庶氏母郅國公主交通於外上疑其有他志連坐貶黜者數人皇儲危懼泌周旋陳奏德宗意乃解頗有讜正之風五年春德宗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泌奏令有司上農書獻種稔之種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乃各相問訊泌又作中和酒祭勾芒神以祈年穀至今行之泌曠達敏辨好大言自出入中禁累為權臣所擠恒出智免終以言論縱橫上悟聖主以躋

相位是歲三月薨贈太子太傅是月中使林遠於藍關逆旅遇泌單騎常服言暫往衡山話四朝之重遇恻然久之而別遠到長安方聞其薨德宗聞之尤加愴異曰先生自言當匡佐四聖而復脫屣也斯言驗矣泌自丁家艱無復名宦之冀服氣修道周遊名山詣南岳張先生受錄德宗追謚張為元和先生又與明瓚禪師遊著明心論明瓚釋徒謂之嬾殘泌嘗讀書衡岳寺異其所為曰非凡人也聽其中省梵唱響徹山林泌頗知音能辨休戚謂嬾殘經音先悽愴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

李泌傳
至將去矣，候中夜潛往謁之，嬾殘命坐撥火出芋以啗之。謂泌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泌拜而退。天寶八載，在表兄鄭叔則家，已絕粒多歲，身輕能自屏風上行，指使氣吹燭可滅，每導引骨節皆珊然有聲。時人謂之鑲子骨。在鄭家時，忽兩目冥然不知人事，既寤，見身自頂踊出三二寸，傍有靈仙揮手動目，如相勉助者。如自足及頂，乃念言大事未畢，復有庭闈之戀，願終家事，於是在旁者皆見一人儀狀甚巨，衣冠如帝王者，前有婦人禮服而跪，如帝王者責曰：情之未得，因欲令來使勞

靈仙之重跪者，對曰：不然。且教伊近天子，於是遂寤。後二歲為元宗所召，後常有隱者八人，容服甚異，來過鄭家，數自言仙法，嚴備事無不至。臨去，歎曰：俗緣竟未盡，可惜心與骨耳。泌求隨去，曰：不可。姑與他為却宰相耳。出門不復見。因作八公詩敘之。復有隱者携一男六七歲來過，云有故須南行，旬月當還。緣此男有痢疾，既同是道者，願且寄之。又留一函曰：若疾不起，望以此瘞之。既許，乃問男曰：不驕，留此得平。曰：可。遂去。泌求藥療之，終不愈。八九日而殂，卽以函盛瘞，庭中薔薇架下累月。

其人竟不迴試發函視之有一黑石天然中方上有字如錐畫云神真鍊形年未足化爲我子功相續丞相瘞之刻元王仙路何長死何促泌每訪隱選異採怪木蟠枝持以隱居號曰養和人至今效而爲之乃作養和篇以獻肅宗泌去三四載二聖登遐代宗踐祚乃詔追至闕舍於蓬萊殿延喜閣由給事以上及方鎮除代宗必令商量軍國大事亦皆泌參決因語及建寧王靈武之功請加贈太子代宗感悼久之云吾弟之功非先生則世人不知豈止贈太子也卽勅於彭原迎喪贈承天

皇帝葬齊陵引至城門奏以龍輜不動代宗自蓬萊院謂曰吾弟似欲見先生宜速往酌祝兼宣朕意且吾弟定策大功追加大號時人未知可作一文傳朽用慰幽魂泌曰已發引矣他文不及作挽歌詞可乎代宗曰可卽於御前製之詞甚悽愴代宗覽之而泣命中人馳授挽者泌至宣代宗命祝辭歌此二章於是龍輜行疾如風都人觀之莫不感涕先是建寧王倓有艱難定策之功於代宗爲弟人或譖於肅宗云有圖嗣害兄之心遂遇害及肅宗追悟倓無罪泌慮復及諸王因事言曰昔

高宗有子八人皇祖睿宗最幼武后生者自爲行第故
皇祖第四長曰孝敬皇帝監國而仁明爲武后所忌而
鳩之次日雍王賢爲太子中宗睿宗常所不安晨夕憂
懼雖父母之前無由敢言乃作黃臺摘詞令樂人歌之
欲微悟父母之意冀天皇天后聞之歌曰種瓜黃臺下
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猶尙可四
摘抱蔓歸然太子竟亦流廢終於黔州建寧之事已一
摘矣慎無再摘肅宗曰先生忠於宗社憂朕家事言皆
爲國龜鏡豈可暫離朕耶時元宗有詔只要劍南一道

自奉未議北迴泌請肅宗奉表歸東宮次作功臣表述
馬鬼靈武之事請上皇還京初肅宗表至元宗徘徊未
決及功臣表至乃大喜曰吾方得爲天子父下詔定行
日且曰必李泌也肅宗召泌且泣且喜曰上皇已下詔
還京皆卿力也又天寶末員外郎竇庭芝分司洛邑常
敬事卜者葫蘆生每言吉凶無不中者一旦凌晨生至
竇門頗甚嗟歎庭芝請問良久乃言君家大禍將成舉
家啼泣請問求生之路生曰若非遇中黃君但見鬼谷
子亦可無患矣生乃具述形貌服飾仍戒以淡旬求之

於是與昆弟群從奴僕曉夕求訪殆遍洛下時泌居于河清因省親友策蹇入洛至中橋遇京尹避道所乘騾忽驚軼而走徑入庭芝所居與僕者共造其門車馬羅列將出忽見泌皆驚愕而退俄有人云分司竇員外宅所失騾收在馬廐請客入座主人當願修謁泌不得已就其廳庭芝既出降階再拜延接殷勤遂至信宿至于妻子咸備家人之禮數日告去贈遺殊厚但云遭遇之辰願以一家奉託時泌居于河清信使旁午於道庭芝初與泌相值葫蘆生適在其家云既遇斯人無復憂矣

及朱泚構逆庭芝方廉察陝西車駕出幸奉天遂遇賊庭芝歸歎鑿與反正德宗首令誅之時泌自南岳徵還行在便爲宰相因第臣僚罪狀遂請庭芝減死德宗意不解云卿以爲寧王姻懿耶寧王以庭芝妹爲妃以此論之尤爲不可然莫有他事俾其全否卿但言之於是具以前事聞由是特原其罪泌始奏上密遣中使乘傳於陝間之庭芝錄奏其事德宗曰言中黃君蓋指朕耶未知呼卿爲鬼谷子何也或曰泌先塋在河清谷前鬼谷恐以此言之也興元四年二月德宗謂泌曰朕卽位

以來宰相皆須姑息不得與其較量理道自用卿以來
方豁朕意是乃天授卿於朕耳雖夷吾騏驥傳說霖雨
何可以及茲其軍謀相業載如國史事跡終始具鄴侯
傳泌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仙吏傳

唐太上隱者韓

東方朔小名曼倩父張氏名夷字少平母田氏夷年二
百歲顏若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死時漢景帝三年
也隣母拾朔養之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焉年三歲天下
秘識一覽暗誦於口恒指揮天上空中獨語隣母忽失
朔累月暫歸母笞之後復去一年乃歸母見之大驚曰
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吾朔曰見暫之紫泥之海有紫
水汚衣仍過虞泉湔浣朝發中還何言經年乎母又問

曰汝悉經何國朔曰兒前衣竟斲息冥都崇臺一寤眠
王公啖兒以丹栗霞漿兒食之既多飽悶幾死乃飲元
天黃露半合卽醒還遇一蒼虎息於路初兒騎虎而還
打捶過痛虎噬兒脚傷母便悲嗟乃裂青布裳裹之朔
復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布掛樹布化爲龍因名其地
爲布龍澤朔以元封中遊鴻濛之澤忽遇母採桑於白
海之濱俄而有黃眉翁指母以語朔曰昔爲我妻託形
爲太白之精今汝亦此星之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十
餘年自中童子皆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年一返

骨洗髓二千年一剝皮伐毛吾生來已三洗髓五伐毛
矣朔旣長仕漢武帝爲大中大夫武帝暮年好仙術與
朔狎暱一日謂朔曰朕欲使愛幸者不老可乎朔曰臣
能之帝曰服何藥曰東北地有芝草西南有春生之魚
帝曰何知之曰三足鳥欲下地食此草羲和以手掩鳥
目不許下畏其食此草也鳥獸食此卽美悶不能動帝
曰子何知之朔曰小兒時掘井陷落井下數十年無所
託有人引臣往取此草乃隔紅泉不得渡其人與臣一
隻履臣乃乘履泛泉得而食之其國人皆織珠玉爲簞

要臣入雲靴之幕設元珉雕枕刻鏤爲日月雲雷之狀亦曰鏤空枕亦曰元雕枕又薦珉毫之珍褥以百珉之毫織爲褥此毫褥而冷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毫水藻之褥臣舉手拭之恐水濕席定視乃光也其後武帝寢於靈光殿召朔於青綺窓綈紈幕下問朔曰漢年運火德統以何精何瑞爲祥朔對曰臣嘗游昊然之墟在長安之東過扶桑七莖里有雲山山頂有井雲從井中出若土德則黃雲火德則赤雲金德則白雲水德則黑雲帝深信之太初二年朔從西那邪國還得聲風木十枝

以獻帝長九尺大如指此木出因洹之水則禹貢所謂因桓是來卽其源也出甜波上有些燕黃鵠集其間實如細珠風吹珠如玉聲因以爲名帝以枝遍賜羣臣年百歲者頒賜此人有疾枝則有汗將死者枝則折昔老聃在周二千七百年此枝未汗洪崖先生堯時年已三千歲此枝亦未一折帝乃賜朔朔曰臣見此木三遍枯死死而復生何翅汗折而已語曰年復年枝忽汗此木五千歲一溼萬歲一枯也帝以爲然又天漢二年帝升蒼龍館思仙術召諸方士言遠國遐鄉之事唯朔下席

操筆疏曰臣游北極至鏡火山日月所不照有龍銜火以照山四極亦有園囿池苑皆植異草木有明莖草如金燈折爲燭照見鬼物形仙人審封嘗以此草然爲夜朝見腹內外有光亦名洞腹草帝到此草爲蘇以塗明雲之觀夜坐此觀卽不加燭亦名照魅草採以籍足則入水不沉胡又嘗東遊吉雲之地得神馬一匹高九尺帝問胡何獸曰王母乘雲光輦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於芝田東王公怒棄此馬於清津天岸臣至王公壇因騎而返遶日三匝此馬入漢關關門猶未掩臣於馬

上睡不覺還至帝曰其名云何胡曰因事爲名名步景駒胡曰自馭之如駑馬蹇驢耳胡曰臣有吉雲草千頃種於九景山東二千年一花明年應生臣走往詣之以秣馬馬立不飢胡曰臣至東極過吉雲之澤帝曰何爲吉雲曰其國常以雲氣占凶吉若有喜慶之事則滿室雲起五色照人着於草樹皆成五色露露味皆甘帝曰吉雲五露可得否曰臣負吉雲草以備馬此立可得曰可三二往乃東走至夕而還得元白青黃露盛以青琉璃各受五合授帝帝徧賜羣臣其得之者老者皆少疾

者皆除也又武帝常見彗星朔折指星木以授帝帝指
彗星應時星沒時人莫之測也朔又善嘯每曼聲長嘯
輒塵落漫飛朔未死時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能知朔
知朔者唯大王公耳朔卒後武帝得此語卽召大王公
問之曰爾知東方朔乎公對曰不知公何所能曰頗善
星歷帝問諸星皆具在否曰諸星具在獨不見歲星十
八年今復見耳帝仰天歎曰東方朔生在朕傍十八年
而不知是歲星哉慘然不樂其餘事跡多散在別卷此
不備載

陶真白

丹陽陶宏景字通明母初娠夢青龍出懷及生標異因
讀葛洪神仙傳便有志於養生每言仰視青雲白日不
以爲遠年十七與江斲褚炫劉俊爲宋朝昇明四友仕
齊歷諸王侍讀年二十餘稍服食後就興世觀主孫先
生咨稟經法精行道要乃拜表解職答詔優歎賜與甚
厚公卿祖之于征虜亭供帳甚盛咸云宋齊以來未有
斯事遂入茅山又得楊許真書遂登巖告靜自稱華陽
隱居書疏亦以此代姓名造三層樓棲止身居其上弟

子居中接賓于下齊高祖問之曰山中何所有宏景以詩答曰山中何所有領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高祖賞之尤好著述長于詮正謬僞著太清經一名劍經凡學道術者皆須有好劍鏡隨身又說于將莫邪劍皆以銅鑄非鐵也造渾天儀轉之與天相會梁及武帝革命帝既早與交遊手勅谷迂先生因畫二牛一散放于水間一著金籠一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欲効曳尾龜豈可致邪其時每有大事無不前陳時人謂之山中宰相以大同初獻二刀一名善勝一名成勝為佳寶先生嘗作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譚空不信昭陽殿化作單于宮其時人皆談空理不習武事侯景之難一如所言

顏真卿

顏真卿字清臣琅琊臨沂人也少時臥疾百餘日醫不能療有道士過其家自稱北山君出丹砂粟許救之頃刻即愈真卿吟閱之暇常留心仙道既中科累遷殿中侍御史楊國忠怒其不附已出為平原太守拒安祿山有功肅宗幸靈武詔授工部尚書為御史唐實所構貶

韶州刺史復徵爲刑部尚書又爲李輔國所譖貶蓬州長史代宗嗣位入爲戶部侍郎尋除右丞封魯國公宰相元載惡之貶硤州別駕復爲撫州湖州刺史元載誅拜刑部尚書代宗崩爲禮儀使又以高祖以下七聖謚號繁多上議請取初謚爲定爲宰相楊炎所忌不行改太子少傅潛奪其權又改太子太師時李希烈陷汝州宰相盧杞素忌其剛正奏以真卿往諭旣見希烈方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人雪刀爭前欲殺之神色不動希烈以身蔽之乃就館舍真卿乃自作遺表墓誌李文示

以必死賊黨乃縊之興元元年八月三日也年七十七朝廷聞之輟朝五日謚文忠真卿將縊解金帶以遺使者曰吾嘗修道以形全爲先吾死之後但割五枝節血爲吾吮血以給之則吾死無恨矣縊者如其言旣死復收瘞之賊平真卿家遷喪上京啓殯視之棺朽而屍形儼然肌肉如生手足柔軟髭髮青黑握拳不開爪透手背遠近驚異焉行及中旅櫬漸輕後達葬所空棺而已其後十餘年顏氏之家自雍遣家僕往鄭州徵庄租回及洛京此僕偶到同德寺見魯公衣長白衫張蓋在

佛殿上坐其僕遽欲前。公遂轉身去，仰觀佛壁。僕左右隨之，終不令僕見其面。乃下佛殿，出寺去。僕亦步隨之，徑歸城東北隅荒菜園中，有兩間破屋，門上懸箔子。公便揭箔而入，僕隨隔箔子唱喏。公曰：「何人？」僕對以名。公曰：「入來。」僕既入，拜，輒擬哭。公遽止之，遂畧問一二兒姪，手探囊中，出金十兩付僕，以救家費。仍遣速去，歸勿與人說。僕還，雍其家大驚，賀其金乃真金也。顏氏子便市鞍馬，與僕疾來省覲，復至前處，但滿眼榛蕪，一無所有。

英雄傳

唐 雍陶撰

郭子儀

郭子儀爲中書令，觀察使魚朝恩請遊張敬寺。子儀許之，丞相意其不相得，使吏諷請無往。吏馳告公，軍相將不利于公，亦告諸將，須臾朝恩使至。子儀將行，士衣甲請從者三百人。子儀怒曰：「我大臣也，彼非有密旨，安敢害我若天子之命？」爾曹胡爲獨與僮僕十數人赴之朝？恩驚曰：「何車騎之省也？」子儀以所聞對，且曰：「恐勞思慮。」

英雄傳

耳朝恩撫胸捧手，嗚咽揮淚曰：非公長者，得無疑乎？子儀有功，高不賞之，懼中貴害其功，遂使盜于華州掘公之先人墳墓。公裨將李懷光等怒，欲求捕其黨。及公入奏對揚之日，但號泣自罪。因奏曰：臣領師徒出外征伐，動經歲年，害人之兄，殺人之父，多矣。其有節夫義士，欲推刃于臣腹中者，衆矣。今構囑辱，宜當其辜。但臣爲國之心，雖死無悔。由是中外翕然，莫測公之宏廣。常于親仁里大啓其第，里巷負販之人，上至公子簪纓之士，出入不問。或云：王夫人趙氏愛女方妝，梳對鏡，往往公麾下。

將吏出鎮去。及郎吏皆被召，令汲水持視之，不異。僕隸他日子弟列諫，公不應。繼之以泣曰：大人功業已成，而不自崇重，貴賤皆游臥內。某等以爲雖伊霍不當如此。公笑謂曰：爾曹固非所料。且吾官馬粟者五百匹，官餼者一千人，進無所往，退無所據，向使崇垣局戶不通，內外一怨，將起構以不臣。其有貪功害能之徒，成就其事，則九族齏粉，噬臍莫及。今蕩蕩無問，四門洞開，雖讒毀是興，無所加也。諸子皆伏。

于頔

鄭太穆郎中爲金州刺史致書于襄陽于司空頓鄭傲
睨自若似無郡使之禮書曰閣下爲南溟之大鵬作中
天之一柱騫騰則日月暗搖動則山嶽頽真天子之爪
牙諸侯之龜鏡也太穆孤幼二百餘口飢凍兩京小郡
俸薄衣食不給乞賜錢一千貫絹一千疋器物一千兩
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卽是濃
陰滅四海數滴之泉便爲膏澤于公覽書亦不嗟訝曰
鄭使君所須各依來數一半以戎費之際不全副其本
望也又有匡廬戴山人遣三尺童子齋數尺之書乞買

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又有崔郊秀才
者寓居于漢上蘊積文藝而物產罄縣無何與姑婢通
每有阮咸之縱其婢端麗饒音伎之能漢南之最姝也
姑貧鬻婢于連帥連帥愛之給錢四十萬寵盼彌深郊
思慕無已卽強親府署願一見焉其婢因寒食果出值
郊立于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郊贈以詩曰公子王
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
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寫詩于座于公覩詩令召崔生
左右莫之測也郊甚憂悔無處潛遁及見握郊手曰侯

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製作耶四百
千小哉何惜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婢同歸至幃幌奩匣
悉為增飾之小阜崔生矣初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
君席上有善歌者于公遠命召焉戎使君不敢違命逾
月而至及至令唱歌歌乃戎使君送妓之什也公曰丈
夫不能立功業為異代之所稱豈有奪人姬愛為已嬉
娛遂多以繒帛贈行手書遜謝焉戎使君詩曰寶鈿香
娥翡翠裙妝成掩泣欲行雲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陽
臺夢使君

張說

姚崇為相嘗于便殿奏張說罪狀上怒曰卿歸中書宣
宣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說未之知乘馬先歸崇急
呼御史中丞李林甫以前詔付之林甫謂崇曰說多智
是必困之宜以劇地崇曰丞相得罪未宜太過林甫又
曰公必不忍即說當無害林甫止將詔付于小御史中
路以馬墜告先是說家有教授書生通于說侍兒最寵
者會擒得奸狀說怒甚將窮獄于京兆書生厲聲言曰
靚色不能禁人之常情緩急有用人處公何斬一婢女

耶說奇其言而釋之兼以侍兒與歸書生一去數月忽
一日訪說憂色滿面言曰某感公恩思報者久矣今聞
公爲姚相所構外獄將具公不知之危將至矣某願
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于九公主必能立釋之說因歷
指所寶書生皆云未足又凝思久之忽曰近有雞林郡
以夜明簾爲寄者書生曰事濟矣因請說手札數行懇
以情言遂急趨出逮夜始及九公主第書生具以說事
言兼用夜明簾爲贖且謂主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而
今反用讒耶明早公主上謁具爲奏之上感動因急命

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事並罷之書生亦不復再
見矣

裴度

元和中有新授湖州錄事叅軍未赴任遇盜攘剽殆盡
告勅歷任文簿悉無孑遺遂於近邑丐故衣迺運假貸
却返逆旅旅舍俯逼裴晉公第時晉公在假因微服出
遊偶至湖糾之店相揖而坐與語周旋問及行日對曰
某之苦事人不忍聞言發涕零晉公憫之細詰其事對
曰某住京數載授官江湖遇寇盪盡唯餘微命此亦細

事爾某將娶而未親迎遭郡牧強而致之獻於上相裴公矣裴曰子室何姓氏答曰姓某字黃娥裴時衣紫袴衫謂之曰某卽晉公親校也當爲子偵遂問姓名而往糾復悔之此或中令之親近入白當致禍也寢不安席遲明姑往偵之則裴已入內至晚忽有赭衣吏詣店稱令公召糾聞之惶懼倉卒與吏俱往延入小廳拜伏流汗不敢仰視卽延之坐竊視之卽昨日紫衣押牙也因謝過再三中令曰昨見所話誠心惻然今聊以慰爾憔悴卽命箱中官誥授之已再除湖糾矣喜躍未已公又曰黃娥可于飛之任也特令送就其逆旅行裝千貫與偕赴所任也

洪邁曰四公皆唐將相而氣度則第一流英雄也可與鄴侯真卿仙吏並傳

劍俠傳

唐 段成式著

老人作猿

越王問范蠡手劍之術，蠡曰：臣聞趙有處女，國人稱之。願王問之。於是王乃請女。女將見王，道逢老人，自稱袁公。袁公問女曰：聞女善為劍，願得一觀。女曰：妾不敢有所隱也。惟公所試。公即挽林杪之竹，似桔槔，末析地。女接取其末，公操其本而刺女。女因舉杖擊之。公即飛上樹，化為白猿。

車中女子

唐開元中吳郡士人入京應明經至京閉步坊曲逢二少年著大麻布衫揖士人而過色甚恭然非舊識士人謂誤識也後數日又逢之二人謂曰公道此境未得主矣今日方欲奉迓邂逅相遇實獲我心揖請便行士人雖甚疑怪然強隨之抵數坊于東市一小曲內有臨路店數間相與直入舍宇極整二人引士升堂列筵甚盛二人與客據繩床對坐更有數少年禮亦謹數數出門若伺貴客及午後方云至矣聞一車入門來數少年擁

後直至當筵乃一鈿車捲簾見一女子從車中出年可十七八容色甚佳梳滿髻衣紈素二人羅拜女不答士人拜之女乃拜遂揖客入宴升牀當席而坐諸少年皆列坐兩旁陳以品味饌至精潔酒數巡女子捧盃問曰久聞君有妙技今煩二君奉屈喜得展見可肯賜觀乎士人遜謝曰自幼唯習儒經絃管歌聲實未曾學女曰所習非是也君熟思之先所能者何事客又沉思良久曰某爲學堂中著靴於壁上行得數步女曰然矣請君試之士乃起行於壁土不數步而下女曰亦大難事乃

回顧坐中諸少年各令呈技俱起設拜然後有行於壁上者有手撮椽子行者輕捷之戲各呈數般狀如飛鳥此人拱手驚懼不知所措少頃女子起辭士人出驚慌不安又數日途中復見二人曰欲假駿騎可乎士人許之至明日聞宮苑中失物掩捕其賊唯收得馬是將馱物者驗問原王遂收士人入內勘問驅入小門吏自後推之倒落深坑仰望屋頂唯見一孔自且至食時見繩垂一器食下因餒甚急取食之食畢繩乃引去深夜悲惋之極忽見一物如鳥飛下覺至身乃人也以手撫士

曰計甚驚怕然某在無慮也聽其聲則向女子也云共君出矣以絹重縛士人胸臆訖以絹頭繫女身聳然飛出宮城去門數十里乃下云君且歸江淮求仕之計望俟他日士人幸脫大獄乞食而歸後竟不敢求名西上矣

僧俠

唐建中初士人章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與連鑣言論頗洽曰將夕僧指路岐謂曰此數里是貧道蘭若郎君能垂顧乎士人許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即處分從

者供帳具食行十餘里不至章生問之卽指一處林烟
曰此是矣及至又前進時已昏夜章生疑之素善彈乃
密於靴中取弓卸彈懷銅丸十餘方責僧曰弟子有程
期適偶貪上人清論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
也乃彈之僧正中其腦僧初若不覺凡五發必中僧始
捫中處徐曰郎君莫惡作劇章駭之無可奈何亦不復
彈良久至一莊墅數十人列火炬出迎僧延章生一廳
中笑曰郎君勿憂因問左右夫人下處如法無復曰郎
君且自慰安之卽就此也章生見妻女別在一處供帳

甚盛相顧涕泣卽就僧僧前掣章生手曰貧道盜也本
無好意不知郎君藝若此非貧道亦不支也今日固已
無他幸不疑耳適來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乃舉手搨
腦後五丸墜焉有頃布筵具蒸犢犢上劊刀子十餘以
齋餅環之揖章生就坐復曰貧道有義弟數人欲令謁
見言已朱衣巨帶者五六輩列於階下僧叱曰拜郎君
汝等向遇郎君則成齋粉也食畢僧曰貧道久爲此業
今向遲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技過老僧幸爲我斷
之乃呼飛飛出叅郎君飛飛年總十六七碧衣長袖皮

肉如脂。僧曰：向後堂待郎君。僧仍授韋一劍及五丸。且曰：乞郎君盡藝殺之。無爲老僧累也。引韋入一堂中。乃反鎖之。堂中四隅明燈而候。飛飛當堂執一短鞭。韋引彈。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覺躍在梁上。循壁虛躡。捷若猿。攫彈丸盡。不復中。韋乃運劍逐之。飛飛倏忽逗閃。去韋身不尺。韋斷鞭數節。竟不能傷。僧久乃開門。問韋與老僧除得害乎。韋具言之。僧悵然。顧飛飛曰：郎君證成汝爲賊也。知復如何。僧終夜與韋論劍及弧矢之事。天將曉。僧送韋路口。贈絹百疋。垂泣而別。

京西店老人

唐韋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進。店有老人方工作。謂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韋曰：某留心弧矢。無所患也。以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韋叱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奔馬有頃。風雷總至。韋下馬。負一大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如鞠杖。勢漸逼。樹杪規乃投弓矢。仰空乞命。拜數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韋顧大樹。枝幹盡矣。鞭馱已失。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籬桶。韋意其異人也。拜而且謝。老人笑曰：客勿

恃弓矢須知劍術。引葦入後院，指鞭馱言，却領取聊相試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葦請役力承事，不許微露擊劍事，葦亦得一二焉。

蘭陵老人

唐黎幹爲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十。黎至，獨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之如擊，輓革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坊老卒尋之，至蘭陵里之南，入小門，大言曰：我困辱甚，可具湯也。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懼，囚衣壞服，與坊卒至其處，時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閱黎

唯而趨入，拜伏曰：向迷又人物色，罪當十死。老人驚曰：誰引尹來此？卽牽上階，黎知可以理奪，徐曰：某爲京尹，尹威稍損，則失官政，丈人埋形雜迹，非證惠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人，是釣人以名，則非義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過也，乃具酒設席於地，招坊卒令坐，夜深語及養生言約理辨，黎轉敬懼，因曰：老夫有一技，請爲尹設。遂入良久，紫衣朱囊，盛長劍七口，舞於中庭，迭躍揮霍，棍光電激，或橫若掣帛，旋若歛火，有短劍二尺餘。時時及黎之鬚，黎叩頭不已，食頃，擲劍於地，如北斗狀。顧黎

日向試尹瞻氣黎拜曰今日已後性命丈人所賜乞供
役左右老人曰尹骨相無道氣非可遽授別日更相顧
也揖黎而入黎歸氣色如病臨鏡方覺鬚剃落寸餘翌
日復往室已空矣

盧生

唐元和中江淮有唐山人者涉獵史傳好道居名山自
言善縮錫頗有師之者後于楚州逆旅遇一盧生意氣
相合盧亦善爐火稱唐外氏遂呼唐爲舅因與同之南
嶽中途止一蘭若夜半矣語方酣盧曰知舅善縮錫幸
論梗槩唐笑曰某數十年重跡從師祇得此術豈可輕
道耶盧懇祈不已唐辭以師授有期日秘不肯言盧因
作色曰舅今夕須傳勿等閑也唐責之曰某與公風馬
牛耳邂逅相憐實慕君子何至騶卒不若也盧攘臂臆
曰盼之良久曰我俠客也如不得術舅死於此因探懷
出匕首形如偃月執火前熨斗削之如泥唐懼死乃言
其術盧笑曰幾誤殺舅此術十得六七方謝曰某師仙
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傳黃白者殃之至添金縮錫
傳者亦死某久得乘蹻之道者因拱揖忽失所在唐自

後遇道流常陳此事以戒之

聶隱娘

聶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年十歲有尼乞食於鋒舍見隱娘悅之乃云問押衙乞取此女鋒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及夜果失隱娘所在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影響父母每思之相對涕泣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教已成矣可自領取尼歛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習曰初但讀經念佛呪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隱娘曰真說又恐不

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乃曰隱娘初被尼挈去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猴極多松蘿益邃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猿登木無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令執寶劍一口長二尺許鋒利吹毛可斷遂令二女教其攀援漸覺身輕如風一年後刺猿猴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後能使刺鷹隼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飛走遇之不知其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於都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

曰爲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容易也受以羊角七首刃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中人莫能見以首入囊返命則以藥化之爲水五年又曰某大僚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攜七首入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梁上至暝時得其首而歸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必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爲汝開腦後藏七首而無所傷用卽抽之曰汝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

一見鋒聞語甚懼後遇夜卽失蹤及明而返鋒已不敢詰之因茲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門女曰此人可與我爲夫白父又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父乃給衣食甚豐具數年後父卒魏帥知其異遂以金帛召署爲左右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昌裔參商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許帥能神算已知其來召牙將令曰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鵲來噪丈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九而斃鵲者揖之云

吾欲相見，故遠相祇迎也。衙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曰：劉僕射真神人，不然者，何以動召也？乃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得罪僕射，合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請當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蓋知魏帥之不及劉也。劉問其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於布囊中，見二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知信，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繫之以紅綃，送于

魏帥枕前，以表不回。劉聽之，至四更却返，曰：送其信矣。是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計殺之，乞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於床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踣，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拽出于堂之下，以藥化爲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蹤，能從空虛入冥，善無形而滅影，隱娘之藝，故不能造其境。此卽擊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

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為蟻，蟻潛入僕射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頂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鶻，一搏不中，卽翩然遠逝。恥其不中耳，終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七首，割處痕逾數分。自此劉轉厚禮之。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一請給與其夫。劉如約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于軍，隱娘亦鞭驢而一至京師，柩前慟哭而去。開成中，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

道遇隱娘，貌若當時，甚喜，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謂縱曰：「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拋官歸洛，方脫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甚信，遺其繒絲。隱娘一無所受，但沉醉而去。後一年，縱不休官，果卒于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矣。」

荆十三娘

唐進士趙中立，家於溫州，以豪俠爲事。至蘇州旅舍，支山禪院僧房，有一女，商荆十三娘，爲夫亡，設大祥齋，因慕趙，同載歸揚州。趙以氣義耗荆娘之財，殊不介意。其

友人李正郎第三十九有愛妓，妓之父母奪以與諸葛
殷。李悵恨不已，時諸葛與呂用之幻惑太尉高駢，恣行
威福。李懼禍，飲泣而已。偶語於荆娘，荆娘亦爲之憤惋。
謂李郎曰：「此小事，我能爲郎取之。」但請過江於潤州北
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並依之。至期，荆娘以囊
盛妓，與妓之父母首級，授李，復與荆同入浙中，不知所
終。

田彭郎

唐文宗皇帝嘗寶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貢，雕琢奇

巧，蓋希代之寶，置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禁衛洵密，
然非恩渥嬪御，莫有至者。珍玩羅列，他無所失。上驚駭，
移時下詔於都城索賊。上密謂樞近及左右廣中尉曰：
「此非外寇所入，盜當在禁掖。苟求之不獲，且虞他變。」
一枕固不足惜，卿等衛我皇宮，必期罪人斯得。不然，天子
環衛自茲無用矣。內官惶慄伏罪，請以浹旬求捕。大懸
金帛，貯之略無尋究之迹。聖旨嚴切，校繫者漸多坊曲。
閭里靡不搜捕，有龍武二蕃將王敬宏常蓄小僕，年甫
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無往不屈。敬宏與流輩於威遠

軍會宴有侍妓善鼓胡琴四座酒酣因請度曲辭以樂器非妙須常御者彈之鐘漏已傳取之不及因起解帶小僕曰若要琵琶頃刻可至敬宏曰禁鼓總動軍門已鎖尋常汝豈不見何言之謬也既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琵琶而至坐客歡笑南軍去左廣往復三十餘里入夜且無行伍既而倏忽往來敬宏驚異於時失枕搜捕嚴急意以盜竊疑之宴罷及明遽歸其第引而問之曰使汝累年不知躑躅如此我聞世有俠士汝莫是否小僕謝曰非有此事但能行耳因言父母皆在蜀川

頃年偶至京國今欲却歸鄉里有一事欲報恩偷枕者早知姓名三數日當令伏罪敬宏曰如此事即非等閑遂令全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掩護否小僕曰偷枕者田膨郎也市廛軍伍行止不匡勇力過人且善超越苟非便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奔走自茲再宿候之於望仙門伺便擒之必矣將軍隨某觀之此事仍須秘密是時涉旬無雨向晚埃塵頗甚還北車馬騰踐跬步間人不相覩膨郎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執毬杖擊之欻然已折左足仰而窺曰我偷枕

來不怕他人。唯懼於爾。既此相值，豈復多言。於是昇至左右軍一欵而伏。上喜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彭郎臨軒詰問。具陳常在宮內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流，蓋非常之竊盜。內外囚繫數百人，於是悉令原之。小僕初得彭郎，已告敬宏歸蜀，尋之不可，但賞敬宏而已。

崑崙奴

唐大歷中有崔生者，其父爲顯僚，與蓋天之勳臣一品者熟，生是時爲千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稟孤介，舉止安詳，發言清雅。一品命妓軸簾召

生入室，生拜，傳父命一品忻然，慕愛命坐與語。時三妓人艷皆絕代，居前以金甌貯緋桃而壁之，沃以甘酪而進一品。遂命衣紅綃妓者擎一甌與生食，生少年赧妓輩終不食一品命紅綃妓以匙而進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辭而去。一品曰：郎君閒暇，必須一相訪。無間老夫也。命紅綃送出院，時生回顧，妓立三指，又反掌者三。然後指胸前小鏡，子云：記取餘更無言。生歸，逶一品意返學院，神迷意奪，語減容沮，恍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詩曰：悞到蓬山頂上遊，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

掩深宮月。應照瓊芝雪。艷愁左右。莫能究其意。時家中有崑崙奴磨勒。顧瞻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報老奴。生曰。汝輩何知。而問我襟懷間事。磨勒曰。但言當爲郎君釋解。遠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告知。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白其隱語。勒曰。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反掌三者。數十五指。以應十五日之數。胸前小鏡子。十五夜月圓如鏡。令郎君來耳。生大喜。不自勝。謂勒曰。何計而能達我鬱結耶。磨勒笑曰。後

夜乃十五夜。請染青絹兩疋。爲郎君製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門外。常人不得輒入。入必噬殺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卽曹州孟海之犬也。世間非老奴不能斃此犬耳。今夕當爲郎君搗殺之。遂宴犒以酒肉。至三更。攜鍊錐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訖固無障塞耳。是夜三更。與生衣青衣。逐負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內。止第三門。繡戶不扃。金缸微明。惟聞妓長嘆而坐。若有所伺。翠環初墜。紅臉纒舒。幽恨方深。殊愁轉結。但吟詩曰。深谷鸞啼恨阮郎。偷來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

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侍衛皆寢。鄰近聞然生遂掀簾而入。姬默然良久。躍下榻。執生手曰。知郎君穎悟。必能默識。所以手語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術。而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謀。負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簾外耳。遂召入。以金甌酌酒而飲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居朔方。主人擁旌。逼爲姬僕。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臉雖鉛華。心頗鬱結。縱玉筋舉饌。金鑪泛漿。雲屏而每近綺羅。繡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願。如在桎梏。賢爪牙既有神術。何妨爲脫狴牢。所願旣伸。雖死不悔。請爲僕隸。願侍光容。又

不知郎君高意如何。生愀然不語。磨勒曰。娘子旣堅確。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請先爲姬負其囊橐。壯奮如此。三復焉。然後曰。恐遲明。遂負生與姬而飛出峻垣。十餘重。一品家之守禦。無有警者。遂歸學院而匿之。及旦。一品家方覺。又見犬已斃。一品大駭。曰。我家門垣從來邃密。扇鏹甚嚴。勢似飛騰。寂無形跡。此必是一大俠矣。無更聲聞。徒爲患禍耳。姬隱崔生家。二歲。因花時。駕小車而遊曲江。爲一品家人潛誌。認遂白一品。一品異之。召崔生而詰其事。懼不敢隱。遂細言。端由皆因奴

磨勒負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罪過但郎君驅使踰年
卽不能問是非某須爲天下人除害命甲士五十人嚴
持兵仗圍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飛出高垣
瞥若翅翎疾同鷹隼攢矢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之間不
知所向崔家大驚愕後一品悔懼每夕多以家童持劍
戟自衛如此周歲方止後十餘年崔家有人見磨勒賣
藥於洛陽市容髮如舊耳

賈人妻

唐餘干縣尉王立調選傭居大寧里文書有誤爲主司
駁放資財蕩盡僕馬喪失窮悴頗甚每乞食於佛祠徒
行晚歸偶與美婦人同路或前或後依隨因誠意與言
氣甚相得立因邀至其居情款甚洽翌日謂立曰公之
生涯何其困哉妾居崇仁資用稍備倘能從居乎立旣
悅其人又幸其給卽曰僕之阨塞隄於溝瀆如此勤勤
所不敢望然則子又何營生對曰妾素賈人之妻也夫
亡十年旗亭之內尚有舊業朝肆暮家日贏錢三百則
可支公授官之期尚未出遊之資且無脫不見鄙但同
處以須冬集可矣立遂就焉閱其家豐儉得其所至於

扁鑠之具悉以付立每出則必先營立之一日餽焉及歸則又攜米肉錢帛以付立日未嘗闕乏立憫其勤勞因令傭買僕隸婦託以他事拒之立不之疆也周歲產一子唯日中再歸爲乳耳凡與立居二載忽一日夜歸意態徬徨謂立曰妾有冤仇痛纏肌骨爲日深矣伺便復讐今乃得志便須離京公其弩力此居處五百緡自置契書在屏風中室內資儲一以相奉嬰兒不能將去亦公之子也公其念之言訖收淚而別立不可留止視其所攜囊乃人首耳立甚驚愕其人笑曰無多疑慮事

不相縈遂挈囊踰垣而去身如飛鳥立開門出送則已不及矣方徘徊於庭遽聞却至立迎門接俟曰更乳嬰兒以畢離恨就撫子俄而復去揮手而已立迴燈褰帳小兒身首已離矣立惶駭達旦不寐則以財帛買僕乘遊抵近邑以伺其事久之竟無所聞某年立得官卽貨鬻所居歸任爾後莫知其音問也

虬鬚叟

呂用之在維揚日佐渤海王擅政害人中和四年秋有商人劉損挈家乘巨船自江夏至揚州用之凡遇公私

來悉令偵覘行止。劉妻裴氏有國色，用之以陰事。下劉獄，納裴氏，劉獻金百兩免罪。雖脫，非橫然，亦憤惋。因成詩三首，曰：寶釵分股合無緣，魚在深淵鶴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斷踪青鳥罷啣箋。金盆已覆難收水，玉軫長隨不續絃。若向靡蕪山下過，遙將紅淚灑窮泉。其二：鸞飛遠樹棲何處，鳳得新巢已稱心。紅粉尚存香幕幕，白雲初散信沉沉。情知點污投泥玉，猶自經營買笑金。從此山頭似人石，丈夫形狀淚痕深。其三：舊嘗遊處徧尋看，雖是生離死一般。買笑樓前花已謝，畫眉山下月猶

殘。雲歸巫峽，音容斷路，隔星橋過，往難莫怪。詩成無淚，滴盡傾東海也。須臾詩成，吟詠不輟。因一日晚，凭水窓見河街上一虬鬚老叟，行步迅速，骨貌昂藏，眸光射人，彩色晶瑩，如曳水雪。跳上船來，揖損曰：子衷心有何不平之事，抱鬱塞之氣，損具對之。客曰：祇今便爲取賢閣及寶貨，回卽發，不可更停於此也。損察其意，必俠士也。再拜而啟曰：長者能報人間不平，何不去蔓除根，豈更容奸黨，叟曰：呂川之屠割生民，奪君愛宰，若令誅姪，固不爲難。實愆過已盈，神人共怒，祇候其靈，堅錄方令身

首支離不惟難及一身須歿連七祖且爲君取其妻室
未敢逾越神明及入呂用之家化形於斗拱上叱曰呂
用之皆違君親時行妖孽以苛虐爲志以姦亂律身仍
於喘息之間更慕神仙之事冥官方錄其過上帝卽議
行刑吾今錄爾形骸但先罪以所取劉氏之妻并其實
貨速還前人倘更悅色貪金必見頭隨刀落言訖鏗然
不見所適用之驚懼遽起焚香再拜夜遣幹事併齎金
及裴氏還劉損損不待明促舟子解維虬鬚亦無迹矣

